



女儿,你春节期间告诉我,孩子喜欢数理化,考试乐意攻克难题,却在容易的基础题上大意丢分。节假日的一个上午,你叫孩子背《桃花源记》,他大概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背下来了,可是,你希望他第二天花点时间再把同是千古名文的《前出师表》背熟。他高低不接受,理由简单,课本、老师没有要求。孩子的成长现状,概而言之:只满足于被动地完成学习任务,成绩踏步于中等偏高些的水准线上;节假日在家,弥足珍贵的业余时间被手机游戏耗光,不见中考前的适度紧张感;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奋发向上的精神。

显然,孩子的学习,智力不是问题,而非智力因素成了他眼下迈步向前的障碍。一般来说,初中生人生观尚未定型,认识世界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尚未系统地掌握,心目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生活目标、应有的理想境界,加之家长衣食住行的条件好了后,普遍地在吃喝玩乐上投放过度的爱,唯恐其穿无名牌、食无美味、玩无档次、乐不尽心,零用钱大把地揣给孩子,他们在风和日丽的港湾里被温暖、甜蜜、舒适层层包裹,怕苦畏难,迷恋享受的因子潜滋暗长、自然而生,没了那股悬梁刺股、努力奋斗的劲头。

女儿,像你一样的为人父母者,育人往往有如经验欠缺的种树人,不是“且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看得太紧,管得太细,爱得太过,就是放任自流,听凭其枝条横斜,满天疯长。孩子老抱在怀里固然不易长大,但离开母爱的阳光、离开亲情的“服务区”,亦难顺天得性、健康成长。“树人”与“树木”一样,需要阳光哺育,需要栉风沐雨,需要融进阳光的风雨砥砺、塑造。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俗话说:百炼成钢。人材是千锤百炼的结果。女儿,令我欣慰的,自从在沪上工作后,你既不悲观于无特别背景、无特有资源、无特殊社会关系的“三无”条件,也不满足到手的“饭碗”,学业也好,事业也罢,铆足劲儿,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对自身建设不断提出新标的,“百尺竿头争上游”,在人生之旅中留下一串坚实的脚印:通过入学考试,就读第二军医大学护理学院护理专业研究生;去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护理学院进修深造,在美国大学护理杂志上发表专业护理论文;从“小护士”成长为医院护理部的管理者,被评为上海市青年护理“五十佳”……你在寝不安席、食不遑味的拼搏过程中,会深切体会到:生命个体的任何点滴进步,都是“苦”中坚持、“难”中奋发的结晶。现在看来,你在生活中磨砺出

曾经,很是好奇,这“百度”实在是太神奇了,真正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百度找不到的”。

刚工作那会儿,参加一个论文比赛。见一领导的桌上整齐地叠放着一摞论文,走近悄悄一翻,顿时吃惊不小。那些论文论据新颖,论证有力,论文格式更是让我耳目一新。我立在那儿赞叹不已。一旁的领导见了,翻了翻这些论文,很是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笑道:怎么啦?这些个论文啊,呵呵……

就在那一次,我才第一次知道“百度”,一直在内心揣摩,这百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竟有这么大的能量。

也不知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我也用上了百度。每每有什么论文比赛时,不再是像从前那般先坐下认真揣摩比赛要求,仔细研读手边资料,再静心思考勾勒心中所得。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输入比赛要求进行百度。当哗啦啦一行又一行的文字出现在眼前时,很难再安静下来思考,常常是看看这个不错,看看那个也很有道理。于是,不管了,给它们来个掐头去尾,放在一起重新整合,然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于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的论文便会很厚实地躺在眼前,心中会窃喜自己与时代的无缝对接。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偶尔翻到这样的文档,心中会惴惴然,有时甚至会惊出一身冷汗,这样道德吗?这不就是最明目张胆的剽窃吗?急急地关掉文档,心中

写给女儿

□ 张树生

的这种含辛茹苦的可贵品质,尚未潜移默化地融入孩子的血脉,尚未成功地转化为孩子应当吮吸的精神乳汁。

如何在孩子心底点燃起旺盛的进取之火?如何唤醒蛰居孩子灵台深处的浓厚的争优欲望?如何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认知镌刻在孩子的脑际?母亲与孩子血肉相连,亲情的磁场必然会春催桃李般地影响孩子的成长。女儿,你可以在母子之间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中,有意无意地嵌入你或他人努力前行的酸甜苦辣,不着痕迹地把“古来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的朴实道理融入温情脉脉的母爱,让孩子在如坐春风中,拓宽襟怀,升华境界,懂得要用“苦”字锻造磐石般的进取意志,从而在少年时期练就过硬的“童子功”,打好一生的底色

由于少年人对未来认识的朦胧、对前途把握的肤浅,也由于好逸恶劳等人性弱点的负面影响,因此孩子良好的生活品行、优秀的学习素质的养成,须要“匡之直之”“辅之翼之”。母亲要从自身繁忙的日常事务中挤出时间、精力,在自家的“自留地”上锄草、浇水、施肥、灭虫。女儿,在有益的起居饮食、合理的时间安排、恰当的劳逸结合等方面,你要辅助孩子规划,并一以贯之引导其切切实实地践行。与此同时,母为子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坚决做好:要孩子的业余时间不被手机游戏垄断、主宰,自己则任何时候都不沉湎于手机的娱乐节目;要孩子读写全神贯注,自己工作、学习时则去掉嗑瓜子的习惯;要孩子作业时坐姿端正、注意用眼卫生,自己则不斜躺在沙发上看书;要孩子领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具体涵义,自己则一箸食、一瓢饮爱之惜之,餐桌上从不浪费一饭一菜——“其身正,不令而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焉。

如此,垂范后代、言传身教,一株好苗在母爱的阳光雨露滋养下,岂有不根深叶茂、枝干茁壮的道理?资质好的孩子未来又如何会不成长为家庭、社会的有用之材呢?否则,再好的苗,早不沃灌,涝不理墒,瘦不上肥,虫不除害,又岂能大树参天且“硕果、早实以蕃”呢?!

“让孩子健康成长!”——悠悠家事,唯此为大。“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不论做人做事,还是搞研究做学问,思想境界、品德修养、知识能力诸方面的童子功,皆乃人生事业之厦的奠基石。初中为孩子结束童年、走向青年的少年时代。孩子的少年时代应该是金色的。女儿,让孩子的少年金色在母爱的阳光中灿烂、美丽地绽放吧!

发誓,从此不再。就如孩子撒谎一般,尝到了其中的甜头,怎会轻易罢手?于是,在有百度的日子里,我似乎忘记了怎么思考,所有一切在与朋友谈笑风生中也能轻易搞定。

□ 陈惠萍

直到那回,经过层层筛选,得一机会参赛课。因为上课可不同于论文比赛,要直接面对百十人,不是躲在幕后,而且是同课异构,这可怎么办?经过一夜折腾,百度上的这一内容差不多被我翻了个底朝天,于是开始设计试上,结果被一同行一语说中:全部来自网络,没有自己的东西,怕是难胜出。如同平静的河面投下石子,我看到了我的怯弱,从前因为百度给予我的自信一下被一扫而空。同事瞧见,安慰道:回到过去,不用电脑,坐下用心思考,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于是,强迫自己独对书本,摒弃电脑、手机,回到从前。那可真是受煎熬的一夜,从开始的脑中一片空白,再到慢慢进入文本,梳理出自己思想所得,突然明白懒惰是一切罪恶的源头。

就如凤凰涅槃那般,从那一夜开始,许多时候,碰到问题,不再如先前那般,依赖百度。因为我想在这喧嚣的尘世中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让内心充盈坦然、自豪和幸福。

女架子工(外一首)

□ 黄国禹

月光下 你显得那么温柔
骄阳下 你显得那么清瘦
希望的汗水
总把你衣衫湿透
钢管林中 灵活地穿行
扣件的撞击声
是你在激情演奏

电动扳手每一次旋转
生命的螺丝又一次加固
横杆书写你的坎坷
立杆诉说你的追求
斜撑拉着你的手
跨越酸甜的春秋
夕阳西下
你是漂泊的云朵
一个妩媚的回眸
一坛窖藏多年的美酒
醉美生活方舟

油漆工

一遍遍打磨
一遍遍抹平
汗水扬尘
沾满你的全身
吊篮上的你
是一朵洁白的云
刺鼻的甲醛
让你屏住呼吸
紧咬双唇
飞舞的刮板
使你的自信提升

小桥河边,两岸分布着大大小小用青石铺的码头,一级一级的。

小桥与察院桥之间,南北两岸各有一个码头。这两个码头,人气最旺。南面焦家巷中段的人家,北面府前街一段的人家,离得再远,也必须到这里来上码头。

汪曾祺的小说《鉴赏家》里的“季陶民”的原型,叫“王陶民”。他就住在焦家巷中段。那里的老人都知道,王陶民是民国早期的大画家,曾经与徐悲鸿共过事。抗战初期,王陶民躲鬼子,病死在小城东门外的宋大庄。王陶民的女儿叫王慧,我经常在南岸的这个码头上见到她。王慧的年龄与我母亲相仿,我们都叫她“大妈”。

这两个码头,我们经常光顾,尤其是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

看吧,小桥河边,两岸的野花已经盛开,蜂飞蝶舞。几个小女孩,正在玩耍;躲着蜜蜂,追着蝴蝶。

那临水柳树,此时已经绿得令人心醉,而身姿袅娜,更是如诗如画。一阵春风吹来,码头边的那棵,扬扬拂拂,翩翩起舞;有时还弯下身子,轻吻着小河的脸。小鱼高兴了,四处赶来,围着那绿色,游来游去。

我们也高兴了,纷纷卷起袖子,迅猛把右手刺向水中,捞小鱼。

谁知,还没等手碰到水,小鱼早就四散了。一会儿,又一阵春风吹来,柳树依旧,小鱼依旧。我们也依旧,小鱼还是四散了。

不知重复多少次,一条没捞着。我没捞着,头儿秦林冠也没捞着,都溅了一身水。

“哈哈——”

对岸码头上传来大笑声。我们抬头一看,原来是宋增旬,他正在掏螃蟹。

见我们抬头看他,宋增旬做了一个鬼脸,然后“贴秃贴秃”,直往家里跑,他家就在码头口。我们不明其意,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理睬他,我们继续捞。

正当我们尽管捞不到却又捞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喘气。一看,原来是宋增旬。他右手拿着一根竹竿,竹竿顶端绑着一架小鱼网,左手拿着一个脸盆。由于跑得太急,一时还说不出话来。我们明白了,他是要用小渔网来捞小鱼。我的这位同班同学,小学二年级时就会掏螃蟹,不知道他还会这玩意儿。

不一会儿,他的气平了,先是一笑,而后开口说:“这样捞鱼,八世也捞不到!鱼多灵,听到脚步声,看见人影子,早就跑了。让我来!”

说着,他放下脸盆,双手抓住竹竿最末端,身体尽可能地远离水边,把小鱼网伸向鱼群,沉往河底,小鱼四散了。

我们一片唏嘘。宋增旬摆摆手,示意我们不出声。不一会儿,随着一阵春

把白头翁和它清亮的叫声连在一起,还是前天散步的时候。

黄昏半透明的光线中,两只麻雀大小的鸟儿停在电线上,我问老公:这是什么鸟?是麻雀吗?老公是远视眼,他说那是两只白头翁。白头翁我见过,脑壳的上方一簇白毛,叫它白头翁是很贴切的。

之前我喜欢一种鸟儿的叫声,仿佛是很常见的鸟,春天起到处都能听到它们的叫声:“吃的吃烧的烧!”婉转,嘹亮。——当然,“吃的吃烧的烧”是我的附会,就像从前我的邻居听到布谷叫就说“刮锅刮锅”,说是鸟儿告诉你:亲戚到了,洗盆刮锅吧。我应该是幼年起就听到这“吃的吃烧的烧”的声音了,我这样翻译鸟儿的语言,也正是受了那邻居的启发。我也知道白头翁,甚至还吃过顽童们爬树掏来的鸟蛋,说是白头翁下的蛋。童年的记忆是混沌的。鸟便是鸟,一大堆混在一起,谁知道它们谁是谁呢?因此我一直没把那神秘的叫声,与白头翁联想在一起。我没问过他人,也没人主动告诉我。——我不理解的事物多了去了,并不只是这一项。那叫“白哥哥苦”的鸟是什么鸟?那水里树的倒影为什么弯曲如蛇?为什么月亮跟着人走?大人们是很忙的,同龄人也未必知晓答案,所以凡不明白的都纳在心底。或

白头翁

□ 潘国兄

不够高级,能入诗文的,这才知道,那其实是我的无知谬见。

那两只白头翁也是我的回望里叫起来,“吃的吃烧的烧”,非常响亮地响在耳边,无疑是它们在叫。那正是我多年来倾心的声音;总是藏在浓荫处远远近近叫着,让我只闻其声,而难见其影的声音。

我对家乡的理解又增加了一分。

某一部分记忆因为有了命名,而不断出现在我的文字里。我会简单直白地写:白头翁在鸣叫。它的声音全部的独特便在这几个字里,没有其他的鸟能夺走。

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一只白头翁,我的文字和我的姓名分离着,被看文章的你误解、错认,以至完全忽略……我不过是众鸟喧哗里的那声呢喃罢了。

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写,像白头翁不停唱歌一样。

风,柳树再一次弯下身子,亲吻小河的脸。机会来了,小鱼又四处赶来。

我们很紧张,生怕小鱼又跑了。宋增旬却挺镇定,轻轻慢慢地将竹竿抬起。就在小鱼网快要露出水面时,小鱼似有异动,我们的心跳到喉咙口……

“嘿——”

宋增旬猛然将竹竿向上一提,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小鱼网已经出水。大部分小鱼逃散了,网中只留下两条。活蹦乱跳的,硬头参子。他迅速将两条小鱼倒入脸盆,脸盆里已经有了水,是秦林冠舀的。

第二网空门,没捞着。第三网竟捞了三条。宋增旬高兴了,开始教我们。

我学着宋增旬的样子,第一网空门,第二网还是空门,第三网终于捞到一条。

秦林冠也学着宋增旬的样子,不过他也有钓鱼的经验,一次就成功了,而且捞了三条。

秦林冠笑了,望着宋增旬,笑了。他一改那种平时对我们不屑一顾的笑——似笑非笑;却是点点头,笑了笑,再点点头,再笑了笑。

这种笑,谁都懂!

“你三网只捞五条,我一网就捞三条,谁的本事大?”

宋增旬当然懂,不高兴了。他一把夺过竹竿,自己干了起来。秦林冠哪里吃过这亏,动手抢竹竿,嘴里还喊着:“朱家小五子捞了三次,我才捞一次!”

宋增旬本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在我们班上也算男一号,再加上小鱼网又是自己的,自然不甘示弱,两人就要打起来了。

“伢子,不吵不吵,让着点!”

正在淘米洗菜的王慧大妈走了过来。在她的劝说下,宋增旬同意让秦林冠再捞两网。

令秦林冠大失所望的是,两网都是空门,我们暗自高兴。宋增旬又拿过了竹竿。

这次,宋增旬使出了浑身本领,见鱼群已在小鱼网的上方,屏住呼吸,更加轻轻慢慢地抬起竹竿,没等小鱼有异动,闪电般地将手向上一扬,小鱼网出水了。

哇,五六条!

宋增旬笑了,向我使眼色,朝着秦林冠笑,似笑非笑。

我明白了。秦林冠也明白了,却装作没看见。

小伙头子就是这么好斗。不挣不吵,还是小伙头子吗?但再怎么斗,我们还是玩在一起的。我学会了用小鱼网捞小鱼,秦林冠也学会了。从那时起,我们都拥有了自己的小鱼网。到了星期天,每个码头上,都有我们的身影。而到中午,饭桌上一定会放着一盘硬头参子。它的味道,特别特别鲜美……